

陪你走一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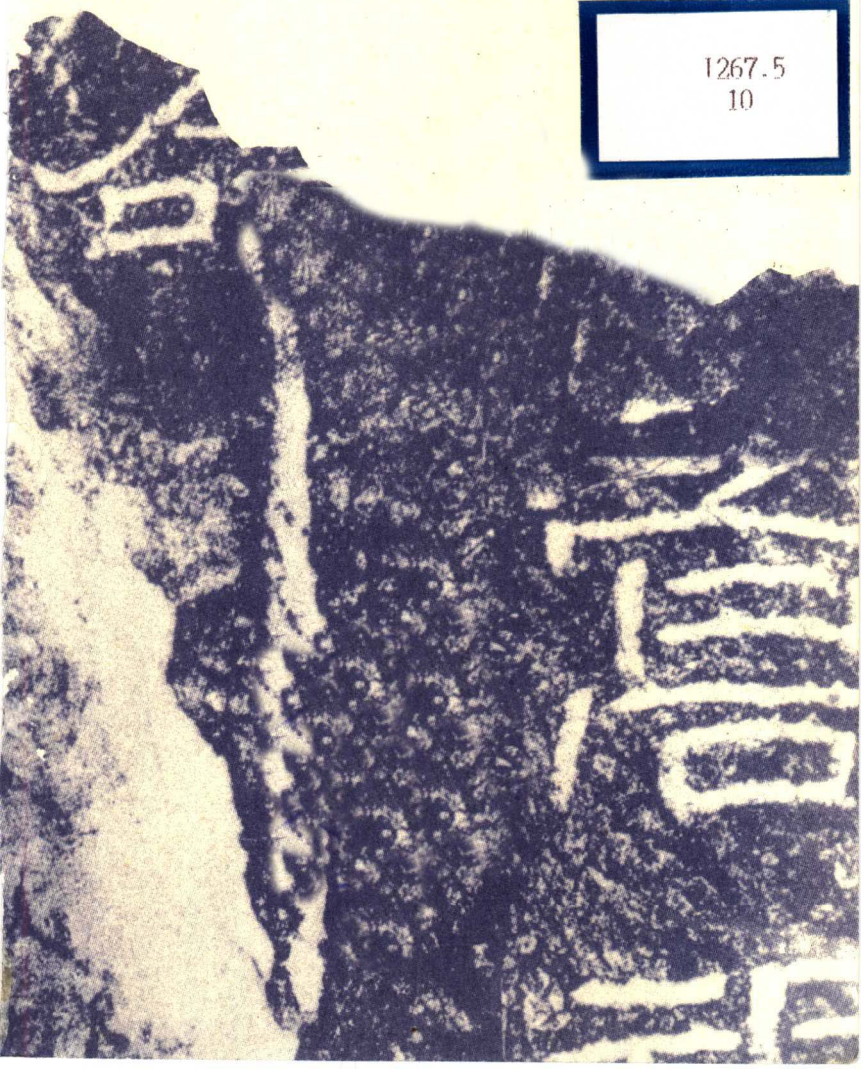
文字总策划 陈思和

艺术总策划 王天德

作者 周 斌 任松筠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1267.5
10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陪你走一段/周 斌 任松筠

—江西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96. 11

(新宇宙丛书/陈思和 王天德)

ISBN 7-210-01528-0

I. 陪…

II. 周…

III. 青年读物,书信—综合

IV. Z228

陪你走一段

周 斌 任松筠 选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6 印张:4.75 插页:11

字数:61千 印数:1—8000册

ISBN 7-210-01528-0/Z·122 定价:6.60元

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:南昌市新魏路5号

邮政编码:330002 电报挂号:3652 电话:8511534 (发行部)

(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- 1 序/骆玉明
- 4 心香一瓣
- 16 书城漫步
- 39 校园热线
- 52 书生意气
- 75 生活一景
- 86 两人世界
- 97 倾盖如故
- 108 天涯比邻
- 123 编后记
- 125 《新宇宙》编后记/陈思和



序

骆玉明

大学生的校园生活,很有些“人心不古”的味道。虽然校园多少偏离于社会,说起来该是沉静的地方,其实却是以独特的方式反映着现实世界的一切变化,有时甚至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尤其这几年中,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,校园的生活也变得更为五花八门,纷繁多彩。一群男生曾戏谑地告诉我:有一辆什么牌子的小轿车,从他们宿舍的一楼“倒”到五楼,又从五楼“倒”回一楼,轰轰烈烈做了场嘴皮子生意。是的,这里永远有新鲜的话题,新鲜的困惑,新鲜的牢骚和新鲜的野心。

也有些内容不大改变,代代相传。少年意气,无需多少根据,便可随心所欲,品评天下人物;种种人生哲学的玄奥命题,脱去沉重的逻辑外衣,轻快地跳跃于诗的语言中;不得谈情说爱的校规,多少年被或真或假的山盟海誓所嘲弄,苍白得浑无血色。还有一种永恒主题,乃是



对食堂的愤怨——食欲过旺而钱包太小，不能不如此。

这里汇聚着蓬蓬勃勃的生命，年复一年，来自四面八方，去向天南海北。男儿女郎，在这里蓄养着旋舞着躊躇满志的羽翼，一面神往于长空里风云壮丽而惊心动魄的飞翔。他们在彼此同声相求的信函里，描述各自的心迹和行迹，诉说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、成败得失，以及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期求。只要你愿意打开这本小书，他们就愿意“陪你走一段”，同你高谈阔论，或娓娓细语一番。

大学生的文章，人们冠以“校园文学”的名目，确实它也自成为一种风格。我自己很喜欢读这种文章。复旦学生好几年前办过一种短命刊物叫《复旦风》的，曾经送我一册，虽然屡次清理书橱，却总不舍得把它丢掉。学生的文章，也许少一点老练和雅致，但多的是坦诚、热情、机智、敏感，多的是青春岁月里自然生发的清新气息。某种年轻人所持有的直觉上的透彻，是年长者久已失却了的，尤其值得珍视。而这一本小书，是学生通信的汇编，写得比通常的文章更为随意，上面所说的特点，也更为突出一些。我随手翻看原稿，觉得真是有不少文彩斐然的篇章，足以赏心悦目，我想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它。

很多年前，我也曾做过学生，有过那么一段生活。当年为了抄近路到五角场喝啤酒，常翻越学校的围墙，只



THE NEW WORLD

消做蹬、跨、跳三个动作，已然身在校外。唉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不说也罢。

1992 年 12 月 18 日于复旦园



心香一瓣

心花无风自落。

我们愿收拾起片片落英，珍藏在记忆深处。偶尔翻开尘封的往事，便有阵阵馨香飘出。

阿明：

今秋的校园，早凉得很，不知你那里的秋天是否爽人？晚上赶回寝室加衣服，一眼就知是你的信了，别人的字是不会这般龙飞凤舞的。你寄来的相片很美，英国庄园同想象中一样，古老静穆，只是“呼啸山庄”比想象中要宽广明朗得多，而你乌黑闪亮的童花头却最为夺目动人。翻开相册，许多是那年在厦大玩时拍的。有屋顶平台上的露天舞会，有海边的烛光晚餐。还记得学会的第一句闽南语“八洞么”吗？老说这句“肚子饿”害得别人都以为上海人食量惊人。我很喜欢我们在鼓浪屿的合影，依旧颜色鲜丽，两个女孩笑靥如花，一一翻来，倒也似流年。



来信问起小林,是否正在“行运”,以至无暇给你写信。难为你漂洋过海还记得离开中学时的击掌下赌;唉,那时以为聪明美丽,加之执著努力,就应该战无不胜,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你知小林做事一向认真,这次情感的倾心投入是我见过最真实的一例,亦是令我望尘莫及的。这些年来,你漂泊异乡,自当别论,而我却自知一些场景中的深浅份量,想来有些人天生至性,能爱得很深。那段恋情春始秋末,一个轮回下来,小林笑笑对我说:“所谓的在劫难逃吧!”唉,有时秋风真是见鬼的凉!

阿明,你现在怎样?暑假里,加州的小陈打电话过来,又跳又叫翻来覆去只知道说:“你好!你好吗!”时空隔远了,这么的问候总也有些温暖的光芒。坐在灯下,想想四散的友人,也就这么离合牵联着。前些日子“长脚”过生日,意外地见到华华,记得那年我们贪吃夜宵被关在校门外,大家都翻墙进去了,只有她死拉硬拽还坐在墙头,放声大哭,把我们吓个半死。现在她在一家外资酒家做公关,一身亮丽的服饰,匆匆的步子,一副上班族的样子,真是士别三日了,听说年内有望升副理,前程可观!想想咱们这帮,数我落魄,当你在高速公路上开90码的快车时,我还骑着叮当响的老坦克去教室苦读,却也不知究竟可混到怎样的饭碗。外面月明星稀,明天又是个好天,而我又如何向自己交待。“sometimes I feel



lost”，有时总有些莫名的压力与茫然。阿明，真的，有时想要能够生活，而不仅仅将生存当作一件随身的行李。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走独木桥吗？很窄的桥面，你很快地跑了过去，我却在上面摇晃了半天，差点掉下去。想来这顽疾一直随我至今。

夜很深了，该道晚安了。

祝：好梦圆圆

小韦 1992.10.9

（复旦大学计算机系 89 级）

伟：

真高兴你要来上海工作了。三年前的夏季我们各奔东西时，可没想到三年后又能够会合在上海滩。高考后的流泪或欢笑不过昨日心情，转眼间，月缺又圆，可见天下事“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，条条大路通上海。至少我们又可以共处一年了。

半年实习之后，再回校园，心境格外清明。满世界飘地飞时，俨然一代名记者，连说话的口吻也像法拉奇



或新华社记者。有次闯进东方宾馆某律师的包房，海阔天空地聊，心中虽然发虚，神色却不变，把他唬得以为我真是何方高人。唉，那时曾想，不知能否又心安理得地读书。谁知一霎间又坐在了书桌前，手捧《一个广告人的自白》，眼观报上的房地产公司成立广告，大骂“真臭真臭”。江湖之事，如过眼云烟，再看世界，又是一副读书人的挑剔眼光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

或许是一走进象牙塔，就不由得不回复纯洁偏激状。试想人生之长，还有几天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大骂大嚷大哭大笑？所以我几乎是在放纵自己。去年此时，我仍在小心翼翼地做着安分的女学生，看不惯校园小报的那种“骂风”。有次问一个校园报人，为何硬是和席慕容过不去。他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凑凑版面而已。骂她这种人，若真要我正儿八经的我还没兴趣。”口气来得大。

不过今年我倒真是领略了钱钟书所说的，年轻人的赞美不见得正确，批评却是入木三分，绝不会错的。试想，嘴上无毛的年轻人，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哪来本钱呢，也只好来砸烂一个旧世界了。破坏不需要本钱。

这样一想，心中真是乐得颠颠的：既然一无所有，何必害怕丢掉什么。世上患得患失的都是富翁富婆，像我们这种人，正是潇洒快乐，孤单寂寞时还可脸不红心不跳地觉得世界欠自己一笔，俨然一个前途无量的大债



主，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”，人生最美也就在还有希望吧。

所以你现在来得正好，我可以无牵无挂地陪你玩，好像转了一个圈，又回到中学时代的模样。那时即使是在考试的间隙，我也不忘给你吹一曲口哨，《天鹅湖》或《月亮河》，简单幸福的时光啊！

你也许会笑我又返朴归真了，是不是？其实，我只是想静静地再拥有一次复旦，有时觉得，在走进名利场之前，还能给我这样一个悠悠然看花看草看世界的机会，实在是无上的赏赐了。

等着你来。

心怡！

多钰

1992. 9. 10

（复旦大学新闻系 89 级）

水儿：

静夜的公交车，一车通明地驶过街头，不期然想起



了你。

三年前的夏天，我们时常缩在粗藤的靠背椅上大嚼冰块，然后一点头就走了。这个暑假也是，只在临行前给你打了一个电话，叮咛一句：“要乖哦。”

想你坐在浅绿的百叶窗下，看惯一个小城的灯火，我却不能了。多年渴望的是一个空间，只属于我一个人，简洁明朗，有风有日。当初一心一意地出来，让自己过一种新的生活，三年多以来，一点点认清自我之后，不再有归意，我需要一个人清清静静地过。

其实你和我是一样的，只是你仍然极端得眼里容不得一颗沙子。我只是多一分耐力，读书读书，也成了一种习惯。你在信中说坚持与等候。是啊，在彼此的意识里磨练出一种定力，再相见，必是不被人潮淹没的清爽面目。

我还是那么自在，贪看自然光景，人的美态。那天买了一本张爱玲的散文集，高兴了整整一天。张的文笔华丽，又不仅仅停留在华丽上，懂得思考与悲哀，却又不被这些东西压倒。她的感觉敏锐，也不失慈心和慧心，市井凡尘，渺小可怜的人，一经她的笔都有了光彩，有一种生命的实在感。

周末和朋友去喝酒，坐在露天临街的小摊上，彼此缄默，我已很满足。说话本来就是难的，沟通更不易，我



看重的是朋友间的心领神会。有了解，方有感情可言。回来的路上有点醉意，月光很好，突然心里有什么在汨汨流动，那是时光的河流，其间我清晰地看到你的倒影。我的好强的心，终于有溶化的一刻。

秋深了，珍重！

祝

好！

蓉

1992. 10. 3

（复旦大学外文系 89 级）

铮：

你好！

今天是一个没风的日子，校园里那发黄的叶子终于停歇了飘落，周围安静了好多。读着你的来信，像一章美丽的浪漫序曲，激荡着我平静的心怀。我于是翻出一页没有填词的曲谱，为你填上我心中早已蕴育的点点滴滴。



你在信中说,大学的生活好无聊,你感到寂寞,于是恋爱了;恋爱了,你发现在两个人的世界里,没有了难耐的寂寞,可是在偶尔的寂寞中会迸发的睿智的灵感也没了。于是你又羡慕起我来,说我自在潇洒,整天忙忙碌碌,快乐如风。

我的确忙忙碌碌。早该退出战场了,可我还像个新生,充满了热情,穿梭于校园的各个角落。想象着你正在花前月下和 B、F 谈论着爱与不爱的问题,我却在冥思苦想商品经济冲击下校园文化的走势;你正因为感情的波澜而辗转反侧时,我却在走廊昏暗的灯下赶写一份调查报告。我们度过了相同的时光,我们都有收获。

你曾说我想当一个令人瞩目的女强人。我想说,我不想。在我看来,这是一个男人不爱女人亦不喜欢的角色,锋芒毕露,对一个女孩子不合适。其实我很甘心平凡,只是不愿休闲。我紧张的生活节奏并非出于超越之心,那只是出于我的寂寞。你相信吗?

我总是显得很忙。大家沙龙里醉人的灯光,倾心的交谈,周末舞会上强劲的音乐,疯狂的舞动似乎都与我无缘。我将时间耗在组织活动上,耗在采访上,泡在教室与图书馆里,我没有停下来过,我像一台机器!——一旦停下,我便空空如也。我觉得自己被围困在荒漠中,漆黑的天空,四周空空如也,只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



上的风在耳边呼啸。于是，惊恐、绝望等许许多多的感情一拥而上，我无法支持自己，我一直要摆脱这种被围困的感觉，我要让自己忙起来。

一位刻苦钻研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年轻博士的话给我以巨大的触动。他说：“我只是不让自己停下来。对我而言，在工作室和回家没有什么不同。”我明白他。工作的时候，他完全地投入，对什么都毫无感觉，而回到毫无生气的家中，他或许受不住寂寞。正是逃避寂寞促成了他的成功与勤奋。

于是我问自己，是否与他有着同样的心情？一个人负笈他乡，远离父母，一直习以为常的依托一下子失去，就像踏了个空。周围的同学，终究会因性格的差异和人际关系的隔阂不能长久支持；远方的朋友虽能够给我以慰藉，却无法排解每一个寂寞的时刻。毕竟，每个人的生活得自己过。无论好坏。我试图在追求中驱走缠绕我的寂寞。我让自己忙起来，一个人忙，和别人一起忙，不管怎样，度过了许多原本寂寞的时光，我快乐了很多。

也许读了一些书，我们都太追求精神生活了。如人所说，每一个活着的灵魂都需要一个居住的地方，于是我们寻找。初来乍到时，满足于海报栏里的五彩缤纷，满足于舞会上的摇曳灯光。可是，当人群因熟悉而成为平常，日子因重复而显得平淡，我们才发现五彩斑斓的校



园生活已无法改变我们寂寞的心情。于是你找到一个人愿为你支起一片无雨的天空；而我，一味躲避它，逃到一个僻静的山坳里，做一棵独立的树。

铮，不要羡慕我。你是双双对对形影不离，我则来如风雨去似微尘，只要快乐，我们都该珍惜自己的所有。

好了，难得在这样一个清静的日子拾起这支懒惰的笔，跟你说上这么多的话儿！我很快活！

祝心事如雁！

永远快乐

友：蔚

1992. 10

（复旦大学新闻系 90 级）

洲：

给你写信，这是第一次。我有一个错觉，总觉得生活是能够提供奇遇的，尤其是在那个好天气里结识了你，至今回味起来，脸上、手上仿佛犹有阳光打下的明亮温暖的印记。米兰·昆德拉在一本书中写道：“人的生活就



像作曲。”如果我能够为美感所导引，漂向某个地点某个人，那总还是幸福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还是一个好的世界，正如高更所说：“毒药之外，还有解药。”而且我怀疑，像我们这些人，能否算得上是服过毒药的人，至多是受过些小小的挫折，自尊心受到些伤害罢了。而这些伤害完全可以用 pop • music 来解脱。

上个月遇到琼（高中时代的一位友人）。她在办签证，满脸愁容。她说印象中的我是个积极有为的人，昔日的同伴能出去的都出去了，为什么我不找个机会出去闯荡一番。我解释说尽管我是个认真的人，但同时也是个懒散的人，何况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过一种贫穷而舒适的生活，也不算太坏。她感叹我什么时候已从一个大胆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胆怯的家伙，我只好说是因为那场倒霉的病。她说我这是歪理。但不管怎样，一个能用歪理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，熟悉而亲切，也就容易应付些。

但我还是被迫思考如何对自己的日常安排做些小小的改动。我做出了放弃写作的决定。这是在上个周末，我独自坐在宿舍里，突然感觉自己如一块遥远而沉寂的岩石，在这个深秋的城市里漂荡，但靠不到岸。于是我急急忙忙地做些整理工作。在大学期间我形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当试图开始一种新生活时，我就着手把抽屉、书